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柳非煙

第四章 怪客之來

此時那船已停泊不動，彷彿已在一荒港之中，四邊寂無人聲，惟兩岸草蟲啾啾不已。那婦人正與施逸生並對著一條洋燭，慢慢地講道：「施逸生，你須知不是我有意作弄你，我因為做了罪人，緝捕我很急，不能再把真面目教人看見，才變了落腮鬍的樣兒，因你不信，所以趁只黑暗裡，又變了這個模樣，本當早經打個火，教你見了我好明白。因這船還在熱鬧湖裡，怕你大驚小怪的，壞了我事。我剛把那落腮鬍包在帕子裡去，卻被你一手摸著，我又忍不住笑了起來。幸而已在荒僻地方，還不妨事。如今你見了這小包裡假鬍子，對著我這燭光下的真容貌，你該明白了麼？」施逸生此時已深知那婦人實是陸位明的變相，但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個罪人，卻倒底不明白他犯的是什麼罪。因忍不住道：「陸君，你用這易容術遮人眼目，又口口說自己是罪人，卻是什麼緣故？此來卻為什麼事情？此去又到什麼地方？」

陸位明道：「這事難怪你不明白，我如今到了這荒僻地方，可以告訴你了。」

因喊道：「穆西兒。」當見一個小廝，鑽入艙來。陸位明道：「你到船頭上留心看著，倘有人來，咳嗽為號。」穆西兒應著去了。

陸位明才低聲向施逸生說：「那日你在深林中，遇著那兇人衛默生時，他把那個明晃晃的刀子，逼著你。你拿著這手槍，不敢施放，倒反丟的一丈多遠，眼見那刀子已是到你的頭皮上了。我路見不平，才拾了你手槍，擊中了他的手腕。他狂竄而去，你把這手槍便贈了我。嗣後我也不曾見你，你又不曾見我。那以後的事，自然不明白了。誰知衛默生被我一槍之後，他恨你到了極處。這日他集了許多無賴，在百勝橋下等著，希圖結果了你的性命。卻又鬼使神差的，把我不知不覺引到這個區處。我見那廝引著五六個人，伏在橋下，心裡知道有些奇怪，便把手槍摸在手裡，開了機關，也伺在橋側看他待怎麼樣個舉動。猛不妨背後有人，把個索子在我頭上一套。我待回身時，早回不得。他那一干人，便蜂擁而來，把個巡捕燈向我臉上一照。我疾忙避過燈光，用力看去，那提燈的正是衛默生。他們既要置我死地，我也便不能再讓他們。一槍一個，應手而倒。再回身一槍，我那頭上的索子，忽地往後一墜，我也早倒在地下。急忙套出索子，遠遠地早見許多燈籠火把飛擁而來。我便撲身跳入水裡，隱隱聽得岸上人聲嘈雜，中有衛默生的口音說：『殺死五命的重犯，便是素來認識的陸位明。』我初意黑暗之中，衛默生必不致認得出我。及致聽他指出我的名字，我這一急，幾乎呼吸不靈，險把個河水一齊灌在肚裡，直至岸上人聲寂靜，才游泳過一里多路，爬起岸來。逸生你想，那時節幸而不是個你，若是你，只怕早已化為異物的了。」

施逸生因歎口氣道：「好危險呢，我也因衛默生與我奪那美人之故，險些身遇不測，幸而當日遇著你這個恩人，方才得免於難。但是我由此見機，才知道天下的尤物，簡直是個禍水。所以我從那一日起看破了，便避到這姑蘇地方來的。但心裡終有點割置不下我那美人。如今落在這兇人手裡，不知道他的性命，也可保不保呢。」

陸位明道：「我也是為著這個，放心不下，早想去望望你那個心上人，卻恐衛默生在那裡不方便，也就沒個方法。又怕官府捉我，我便投入教會裡去，卻好這教士，乃是個老偵探，他很愛我的俠腸，便授了我這個易容術，教我幫助他做偵探。我自得了易容術之後，便扮做個賣花婆子，往你那心上人的家裡，好容易得個機會，才把你我前後的故事，告訴了他。可憐你那心上人，自你絕跡之後，他竟被衛默生玷污，以至今日，他說本待早死，但因為不知道你的消息，死了又不瞑目，所以托我必得找尋著你見他一面，他把心地對你表明白了，說便死也瞑目。我因可憐著他，才來找尋你的。此去便是回到故鄉，請你與那美人一面，便算盡了我的義務罷了。」

施逸生聽了這番言語，如癡如醉，一句話也答不出來。月聽遠遠的荒雞亂號，其時已將黎明。忽聞船頭上咳嗽聲，兩人便截然不語。靜候半晌，不見別的響動，陸位明心裡疑惑，鑽出艙去一看，原來穆西兒已經睡熟在船頭之上，曉風拂拂，吹動他頭上的短髮，鼾聲呼呼。背上著了一天的露水，肩衣上露出一片黑痕。心裡不忍，便推他醒來，道：「穆西兒，這風地下睡不得。你醒來，天明了，咱們開船罷。」那穆西兒才猛醒過來，口中答應，猶咳嗽不已。解維拔篙，但見旭日之光，已如一片紅霞，照在遠遠之陽面鼻。